

政德镜鉴 ⑦

上任之初，他见麟游残破败落，衣不蔽体、沿途乞讨者比比皆是，泪水滂沱，心中怆然，即定下了扶贫减负、脱贫致富的计策。随后六年，免荒粮、减盐税、种核桃、开土窑，所行之策无不贴合民心，麟游富而政大成。

吴汝为：民瘼若在心，即是真扶贫

□ 本报记者 鲍青

2014年9月，一则喜讯振奋了陕西与甘肃接壤的小邑麟游县。经过国家有关部门的认定，麟游县获评“中国核桃之乡”。当地核桃，成为百姓脱贫致富的有力法宝。

麟游县文化学者魏益寿动情地说：“麟游核桃的起源和壮大，与清初一位山东人的作为密不可分。他寻觅良种，改良技术，劝农勤种，为麟游核桃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位山东人，便是清朝顺治年间任麟游知县的吴汝为。

二百多年后的光绪年间，四川人彭洵赴任麟游。他刚上任，便想着兴利除弊，却苦于麟游“穷乡僻壤”，没有能做大做强的产品。一次寻访时，他惊讶地发现沟壑山谷之间，漫山遍野都是核桃树，贫寒之家靠它小康，饥馑之年因它无虞。彭洵好奇地询问乡民，皆言吴汝为当年所推广种植，用核桃和邻县换取粮食衣物。彭洵不禁感慨：“为政如吴汝为，心中常存民瘼，当为民兴利也。”

彭洵接过了吴汝为的旗帜，一代代麟游人也接过了这面旗帜。

居穷山，处恶水，心念济民

麟游在吴汝为眼中，是仕途首站，意义重大。“麟于天下虽轻，而在麟视之则重。自有事于麟者，视之逾不可不重”；而在旁人看来，这里却是个“失落地”，来此为官与“发配”相近。

吴汝为的仕途起点，确实有些“背时失落”。他年少即有才名，20多岁便中了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的山东乡试举人。但此后科场跌宕，顿挫不断。明亡之后，他在家乡隐居，不愿供职新朝。到了顺治六年（公元1649年），他才赴京会试，中了三甲同进士。

当年清廷刚定两广，急需人才前往镇守，对录取者多委以重任。若二甲进士出身，授任参议，三甲则授知府，一概迅速补用。所以引得后人羡慕说：“进士释褐后即官四品，后此前此皆无也。”但吴汝为却“时运不济”。在诸多同年二甲三甲起两广时，他苦等两年才补任陕西知县，而且这个“知县”，还是最为“穷酸”的麟游知县。

麟游县，处秦地西陲，山丘沟壑，纵横交错，交通不便。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这里才有一条石子路与外界相通，闭塞落后可想而知。

吴汝为知麟游贫瘠，但入仕心已定，也作好了物质和思想准备。上任前夕，他在故乡出售了一些田产，凑齐了四百两白银，还购置了一匹良马。这匹骏马，陪吴汝为西行千里，又伴他呈送公文，为麟游脱贫致富贡献力量。

三百多年前，这位“芝麻官”从渤海之滨起程，渡过黄河，骑经中原，再西出潼关，穿过骊山，到达古城长安。在拜见上官、稍事休整后，他又渡过渭水，北上乾陵，一路翻山越岭，抵达渭北腹地麟游。

此时已是农历十月末，秦地西北朔风呼啸，寒意逼人。吴汝为回望来时路，迢迢三千里，无数险与艰。途中披星戴月，风餐露宿，心中纵有万千感慨也是难表一言。

但麟游窘迫的现实，仍令初来乍到的吴汝为如遭棒喝。

麟游沟壑纵横，坡缓川狭，少有台堰。而县城更是狭窄逼仄，东西不过300米，南北不足200米，说是个村庄其实倒更合适。因为连年灾荒和战乱，百姓或死亡或逃难，原本近万人的麟游，只剩下858人。县城郊野，白骨皑皑，惊心动魄；荒村野店，残垣断壁，鲜有人烟。

县城西南隅的县衙，只留一片残砖碎瓦，吴县令连栖身之所都没有，他只能先寄宿于破败祠堂中。冬雨冲刷祠堂，陈旧老屋现倾圮像。为安全起见，他又匆匆搬出，住进无主民居。屋舍荒废许久，庭院铺满枯草，吴汝为焚落落叶，扫扫庭除，这才有了个容身之所。

这个简易民居，既是麟游县太爷的“私宅”，也是他办理事务的“公衙”。没有了师爷和衙役协助，吴汝为就亲力亲为，角色全演，一人承担。衣食住行之难，属于肌肤之痛，吴汝为尚可淡泊以待；而凋敝残破的经济、饥肠辘辘的百姓，却让他忧心忡忡，难以安眠。

检视完“县衙”的家底——存留银后，吴汝为发现县财政大概要宣布“破产”了。

原来是县衙账簿上虽载有存留银6000多两，但除去救灾银两，只剩下200余两。而每年要承担的赈灾款项，就超过2000两。吴汝为上奏州府衙门，



民国时期的麟游县兴国寺，吴汝为的祠堂便在其旁

力陈麟游财政之难，恳请减免上交的款项，得到上级缓允。

缓解了个“燃眉之急”后，吴汝为没有片刻喘息。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走出“县衙”寻访民情，吴汝为惊见沿途百姓，无不面露菜色，虚弱不堪。更有不少百姓衣不蔽体，见县令便扑通磕头跪地，嘴中呢喃不已，恳求施恩活命。

吴汝为祖上也是穷苦出身，五世祖因饥荒从平度逃到沾化。饥寒交迫之下，他人翻一户李姓人家，才保住了一条性命。直到吴汝为中进士后，上疏朝廷，才光复祖先之姓。如今他眼见此情此景，内心凄然，泪流满面，羞愧难当。

为麟游扶贫，吴汝为定下了“救民济民”的决心。他在日记中写道：“为问登临何所见，确溪事业望中秋。”麟游确溪，相传是姜子牙的垂钓之所。吴汝为以古人功业期许，表明自己不是即来即走的游官，要扎根麟游做一番事业。

寻病因，找药方，请免钱粮

西北朔风嘶吼，麟游昏暗的窑洞外，一位山东汉子的身影晃动摇曳。这是吴汝为在寻找麟游贫困“病因”。他便服入窑洞，与百姓攀谈，了解庄稼收获、赋税征收，掌握疾苦之源。经过缜密查访，吴汝为找到了致贫原因——“荒粮如日”。

因为官府摊派田赋过重，劫后余生的百姓难以休养生息，自然贫病交加。为了缴纳钱粮，百姓节衣缩食，呻吟颠沛于饥饿之中，以致垂死挣扎。找到致贫病因，就要追本溯源，再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

原来清吏册制，计征赋税，也承袭晚明田赋册籍所记载的土地数量。

明末时，麟游耕种熟地15000多项，折合征粮共16000余石。但经过灾荒兵燹，百姓逃亡星散，很多土地早已撂荒，成了无人耕的废田。但征收赋税，却仍然按照旧例，始终不减。百姓分担额外粮税，因此苦不堪言，怨言鼎沸。

麟游百姓并非没有抗争过。士绅民众曾再三呈报官府，请求豁免荒地之粮。到了顺治五年，凤翔府推派官李准前往麟游，清查土地和编户实况。但李准觉得工作繁重，不愿多费精力，便一再推诿敷衍。他甚至连麟游都没有前往，只让人传令知县自行丈量耕地，再具呈上报。时任知县又逢调任，偷懒渎职，不知体恤民困，仍照旧册上呈，遂成了难更改的定案。

吴汝为深知，朝廷以征收钱粮为第一要务，考成也以此为参考。但他更深知，官员之责在保境安民，若置民生不顾，官德无从谈起。他于来年开春，即遍路全县，将见过的熟地普遍丈量，只得面积696顷，其中全是荒地。

吴汝为当即具册详报上司，请求除荒免粮。为了不延误公文，他写完就骑上马，沿着陡峭山路前行，赶往州府衙门呈递。

凤翔知府王缙孟，也是个清廉爱民的官员。他见麟游县令亲自来送公文，知道关系重大，便立即批道：“麟自明季兵灾以来，几经残破，叠罹凶荒。其人民杀掳，俄毙徙逃者十之八、九，存者十不及一。原本应该缴纳田赋的熟田率多抛荒，请布政司衙门选择廉洁官员，会同该知县，履亩复丈清楚册报，以便报奏朝廷。”

陕西布政使令凤翔府自择人选，州府便派官员勾延林到麟游。吴汝为听闻来了丈量的官员，万分高兴，亲自做向导，找到里长田养儒等人，按里逐段清丈，所得数据与吴汝为之前测量毫无二致。勾延林深为钦佩吴汝为办事认真，爱民如子的情怀。

两人随即据实报称，言道：“麟游居万山之中，举步即山，马不堪行。我们攀葛枝附藤条而上，及至绝巅之处，四望皆山，环视其下，尽是坡、陵、岸、崖，耕地夹杂其中，不成连片。”

勾延林又单独奏道：“我到了一个村庄，所见都是颓垣败壁，乡野皆为荆榛蒿草，我心中惨然。我和吴县令亲自按亩丈量，逐段查对，确实有大量耕地抛荒。我又单独稽核四次，吴县令所奏确实皆真。”

吴汝为送走勘察官员后，又怕上司将此事积压搁置，以致拖延日久，不了了之。他便迭次上文，反复恳催，呈文情真意切，催人泪下。寒冬时节，他先骑马送文，后或骑驴，或步行，寒风刺骨，刀削面，一路艰辛，风雨无阻。他在诗文中记叙道：“泥途每值三冬雪，铁面长吹万里风。”悲凉中带有豁达和豪迈，大概能为民请命，也是虽苦犹甜。

在吴汝为的催促下，陕西布政使终于上奏朝廷，顺治帝御览后批“户部议奏”，让户部拿出处理意见。户部商议后报奏，请求将麟游荒地粮照数豁免，顺治帝圣旨御批“依议”。

简单至极的寥寥数字，挽救的却是全部麟游人的性命。最终，麟游由原先的熟地15000多项，剔除荒地实征粮熟地696顷，所征粮由原16000多石减为858石，麟民的负担去其大半。

圣旨下达后，麟游百姓欢呼雀跃，吴汝为长舒一口气。心愿得了的他，似乎看什么风景，都洋溢着美和真。他望着冰雪覆盖的麟游大地，感受到的不是严寒而是欣慰，情不自禁咏道：“边塞苦寒独此胜，携将谢句问苍穹。”

卖良驹，借重债，以偿盐税

吴汝为在恳求更改田赋的同时，也在积极为百姓减免其他负担。他很快上文请减盐课：“麟民久不食盐，却还要缴纳额外盐税，如此怪象并不合理……”

据当地史志记载，清初麟游县一年负担盐税389两，而这却是一万名百姓食盐税额。吴汝为上任之前，麟游县的盐税积欠已经达到了一千多两之巨。纵使官府追征日急，百姓忍饥挨饿，也难以如数缴纳。吴汝为上任后，也在苦思冥想解决之道。最终，他将原籍骑来之马牵往他县忍痛出售，还将随身带来的四百两银子捐出，又砍伐废墟门前树木，熔铸屋内破钟，所得全部用于偿还盐税。可即使如此，盐税亏空仍未还清。吴汝为又联系故乡的放债人，以官俸和财产作抵押，借来高利贷若干，这才把积欠盐税交完毕。

到了顺治十三年，吴汝为请求减免盐税的奏文，终于经盐院转报朝廷，经朝廷调查，认为“麟游生民寥寥，不可再依往年盐税征缴”，议准可免减麟游盐税。此后每年盐税，只需缴银27两。盐税虽然减免了，可吴知县的马也没有了。此后他赴州府呈递公文，有时搭乘顺路驴骡，有时直接步行往来。

再小的百姓税负，在吴汝为眼中都是大事，都是除弊减负的要务。麟游每年还负担契税银四两，另外还有课程银若干。吴汝为上报云：“课程银一项，原先是明末的款项。兵灾后，案卷无存，不知此银到底是什么名目。后来经询问故老，说是水磨的税额。可麟地百里荒山，没有集市，人迹也稀少，并无水磨的痕迹。载有税赋之名，数十年无征无减，已经有名无实，而且官员都为此疲累，应该取消，以利百姓。另外还有契税银四两。可麟地无房，民居窑穴，今多为虎狼之窟，满目荒芜。当下官府给予耕牛，招复逃亡者屯田开荒，也少有人来开荒，哪还有买地纳契税的？”经过他的努力，这些杂银也被一并减免，麟游百姓负担进一步降低。

兴水利，种核桃，百姓受惠

在吴汝为心中，麟游好似一个重病缠身的人。首先要做减法，减其负担，为其祛病，待身体稍微康复，再做加法，增加收入，脱贫致富。

吴汝为在减负之余，也在考察麟游农业发展利弊。他见麟游耕地有浇灌之难，便想着能否引水灌溉，扩大种植面积，提高作物产量。但经过一番调查，他发现此举并不可行，因为“麟为漆杜两水之源而泉又最多，但从来没有用来灌溉农田的。其中缘由，大概是天气严寒不宜种稻，泉水太寒难以浇田”。但他还是决定：“宜平时尽力沟洫，引泉水入沟渠。若生旱灾，可以灌溉，则绸缪在未雨之先。虽然天道靡常，但谋事在人，可以无虞坐困。”

沟渠兴修后，洩利甘泉汨汨而至，汇聚山谷积成水库。此后遇到旱灾，麟游农业有了灌溉之源，受创自然轻微许多，百姓也拍手称快。

吴汝为见民食日饱，但财源未开，而麟游又不宜养蚕织布，百姓穿衣日用无着，依然贫困。他考察山野地形，因地制宜，认为在山坡沟渠，大种核桃树，将来以此换买棉花，再教民纺织，可解穿衣之困。他指出“麟游核桃最佳，于地尤宜”，有得天独厚条件。而农民可以“以谷为本，以（核桃）为末。本末相权，庶谷不致于竭，而凶年亦可不虞矣”。

吴汝为立刻出资购买良品核桃，改进种植技术，几番推广，终于让种核桃深入人心。麟游核桃，也得以生根发芽，最终成长壮大，有了今日规模气象。两百多年后，县令彭洵望山野核桃而感叹，今日麟游核桃走出当地，销往全国。

除了统一推广核桃，吴汝为还针对不同的群体，给予不同致富之道。当地有一些无地可种的少年，早年曾聚众为盗，后改过从善，但他们无事可做，常在一起嬉笑赌博，依旧是乡村隐患。吴汝为就带着他们，扛着农具，亲自开垦荒地，开垦的闲田，他全部赠予这些少年，劝其熟悉耕作，于劳动中创造幸福。

当地妇女不知纺织，衣物要从邻县购买，昂贵且不便。吴汝为令工匠制作制衣的工具，招募善于针织的人教诸嫗孺。不到数月，妇女们都娴熟此事，麟游百姓才知道纺轴的好处。

麟游之北，山岭崇峻，百姓生活困苦。从前有的百姓挖掘土窑，以烧制土陶为营生。土陶形状虽不精美，却能满足百姓日常家用，所以销售却也不坏。后来因战乱波及，窑厂关门倒闭，烧陶工人也失业归家。吴汝为拿出部分官俸，资助贫民在澄铭窑，北马坊两地，重新开设陶瓷窑，增加经济收入，改变凋敝惨状。窑厂的烟火再度燃起，贫民衣食有依，脸上有了快乐颜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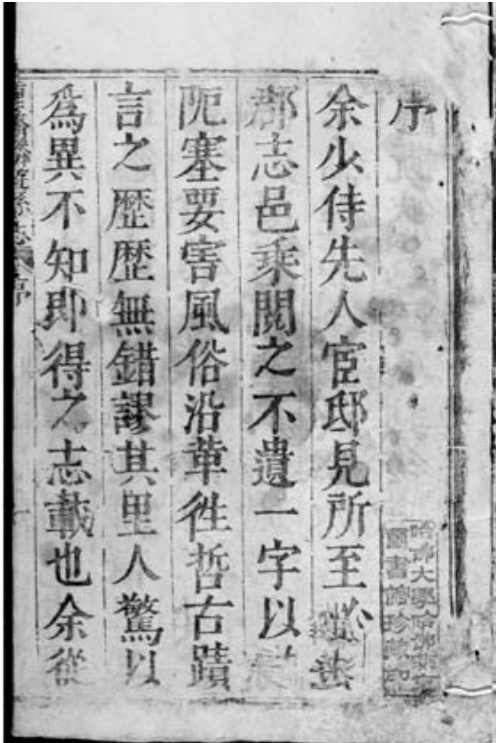
吴汝为治理麟游三年，从前拮据的局面不复存在。他招徕流亡，麟游渐复，田亦日垦，百姓数量不断增加。

人口激增后，接踵而来的便是治安问题。吴汝为未雨绸缪，重新修缮麟游城郭，加固城防，又依山川形便立城堡十二个，设立巡查队伍，在乡间不定时巡逻治安，缉拿盗贼，麟游治安全面好转，再无盗患。

清初麟游少民而多虎，常有猛虎伤人畜之事，百姓惶恐。吴汝为一面组织猎户上山打虎，一面效仿唐代韩愈任潮州时作《祭鳄鱼文》，作文章诅咒鳄鱼。某日有樵夫看到有物如马者啣虎杀之。奇怪的是，此后麟游之地虎狼稀少，地方安然。

建学堂，修邑志，民风丕变

麟游人有饭吃、有衣穿，摆脱了饥寒交迫的



哈佛图书馆所藏吴汝为编纂的《麟游县志》局部

境况。吴汝为的麟游扶贫，也顺势进入了新阶段。

吴汝为在《风俗论》中的论述，潜藏着他为民富之后风俗转奢的忧虑：“听闻贫病的百姓，无不好义而任劳。麟游贫瘠，山民淳朴，不知锦绣梁肉为何物……经数死扶伤数十年，如今百姓终岁勤劳，衣食可无虞，怠惰享受却也滋生。古书说：既富方殷，大都习俗之变，有气运人事焉，不可例论也。”

吴汝为认为，若要导民向善，需要官员倡导移风易俗。他以古人为例：“黄霸守颍川，而民知晓敬让之礼；子真隐谷口，而山人观型。”麟游在上古时，也是文质彬彬的文物盛地，“周文武两王在雍州（麟游旧属雍州），以猛驱之，以善导之，故雍州百姓富强果戾，渐仁摩义，礼兴乐泰累世”。

麟游自明末乱，文教遭受毁灭性破坏。清初时，这里庙堂奢舍多倾圮，已经人不知学。吴汝为争取上级经费，拿出部分官俸，将破败屋舍营建一新，提供给学子作读书之所。他还亲自讲学其中，勉励他们刻苦攻读，通过科考走出大山，为故乡富强出谋划策。

吴汝为还在麟游复兴传统文化习俗，举节孝崇乡贤，编修县志，多方风劝，麟游旧习为之一变。

吴汝为任职麟游六载，仓廩有食，民知礼义，为政大成。陕西巡抚考察各县，吴汝为得评第一，准备擢升提拔。不巧的是，吴汝为的老母病故，他必须离职归乡丁忧。

麟人听说吴县令要走，扶老携幼相送数百里。他们依依惜别，感其德呼为吴谷（麟游对德高望重者的尊称）。

吴汝为离任后，麟游百姓在兴国寺旁建起吴公生祠，还定时祭祀。当地官员认为山东人最为关心民瘼，便又恳请援引山东籍官员来任，接任者史崇恂便是阳信人氏。

遭构陷，道中卒，百姓想念

吴汝为丁忧期满后，被任命为广东阳春县。这里民风懦弱，为官府办事的人，却又是他县黠猾之辈。途经此县的旅人与商贩，时常遭到他们的掠夺与压榨。

吴汝为上任后，立志革除此弊，却得罪了众多小吏。当时有官府仆从侵夺百姓财产不成，便诬陷良民为盗。吴汝为亲自查访，了解实情，将仆人按律治罪，人心大快。

小吏们不甘心利益受损，处心积虑将吴汝为驱除出阳春。某日，替吴汝为送呈公文的小吏，故意迟缓延期，又加上公文内有一错字，上级非常恼火。他派人到阳春巡查，小吏们乘机屡进谗言，诋毁吴汝为为官昏聩。吴汝为竟因此被罢官。

吴汝为归乡途中，冤屈得以大白，又被补任江南道庐江知县。但在赴任道上，积劳成疾的吴汝为却卒于途。病逝。

小吏们不甘心利益受损，处心积虑将吴汝为驱除出阳春。某日，替吴汝为送呈公文的小吏，故意迟缓延期，又加上公文内有一错字，上级非常恼火。他派人到阳春巡查，小吏们乘机屡进谗言，诋毁吴汝为为官昏聩。吴汝为竟因此被罢官。

到了光绪年间，麟游地方重新编纂史志，编纂者考察民情，看到麟游百姓仍于每年十月吴汝为到任时间，在祠堂前鼓吹迎神，演剧报赛，要三日才结束。

修志者不禁感慨唏嘘：“麟游知县可谓很多。汝为去今已近三百年，犹歌颂不衰，为何感人若此之深？”

“在光绪年间的县志上，纂修者发出了这个有深意的疑问。其中缘由，应是明季以来，麟游积深痛巨，民不聊生。汝为上任后，宽减赋出百姓于水火，又种核桃开土窑使百姓脱贫致富，所以麟游百姓无尸而户祝，施恩德于民的人，百姓自然不会忘记他。”魏益寿说。

相关阅读

核桃树起初并非提供食用果实，而是作为观赏树木。到了明清时期，文玩核桃之风，将这种坚果推向了鼎盛。

核桃：始于观赏，盛于文玩

赞张骞出使西域之举，誉之为“凿空”，即“开通大道”。

由于张骞的努力，西汉和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天马、汗血马等良种马，以及葡萄、核桃、苜蓿、石榴、胡萝卜等相继传入中原，丰富了汉族百姓的经济生活。而汉族的铸铁、开渠、凿井等技术和丝织品、金属工具等，也传到了西域，促进了西域的经济发展。

核桃传入中原之初，因其产于羌胡，所以名为胡桃。据汉末无名氏所作的《名医别录》载：“此果（核桃）出自羌胡，汉时张骞出使西域，始得种还，移植秦中，渐及东土……”西晋的张华也在《博物志》中说：“汉时张骞使西域，始得种还，植于秦中，渐及东土，故名之胡桃。”

到了公元319年，羯族入石勒称帝后，自称赵王，建立后赵政权。石勒称帝后，对“胡”字

极为敏感，忌讳非常。他不仅不准旁人称自己为胡人，而且对有“胡”字的食物也非常在意。从西域传入的“胡瓜”、“胡桃”，被更名为“黄瓜”和“核桃”，并延续至今。

事实上，由张骞带入中原的核桃品种，只是核桃类属中最常见的一类。这种核桃原产于伊朗，后来往东西方向同时传播，往东一支先进入西域，后来传入中原，并得到广泛种植。

如果不限于狭义核桃，中国也是核桃原产地之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文物考古工作队在河北省武安县磁山村发现了距今七八千年的原始社会遗址。遗址中出土了已炭化的核桃坚果残壳。而在陕西省西安半坡遗址，考古学家也发现了核桃抱粉，确立了中国核桃原产地的身份。

西域核桃传入中原时，起初是作为观赏珍果。汉武帝的上林苑中，就种植胡桃多棵，是皇家

赏玩”的奢侈品。到了东汉末年，孔融的《与诸卿书》还说“先日多惠胡桃，深知笃意”。孔融贵为少府，朋友送胡桃给他作为礼物，他一直铭记在心，说明胡桃当时还是较为罕见的。据唐人《领表录异》载，毕占国种植有一种偏核桃，很多胡人收集它的核桃，当作珍宝赠送给汉朝官员。《后汉书·南匈奴传》也载，汉顺帝在位时，设有胡桃官，以招待四方夷族和外国使臣。以“胡桃”为官殿之名，足见胡桃的珍贵。

《太平御览》还记载有一则核桃的故事：公元334年，陝西扶风县人韩约被任命为高官，他请求皇帝赐几枚核桃种子，带回故乡栽种，以便年老后在故园观赏胡桃树，以娱晚年。

到了晋代后期，核桃种植蔚然成风，还出现了著名核桃品种。如郭义恭的《广志》中，就记载有“薄皮多肌”的陈仓核桃，“大而皮脆，急捉则

碎”的阴平核桃等品种。

到了唐代，核桃种植更是普遍。如《酉阳杂俎》记述：“胡桃仁曰胡桃，树高丈许，春初生叶，长三寸，两两相对。三月开花，如梨花，穗苍黄色。结实如青桃，九月熟时，沤烂皮肉，取核内仁为果。北方多种之，以壳薄仁肥者为佳。”这说明距今一千多年前，北方地区已广种核桃树了。

核桃在中国人文环境中还衍生出一种特色文化——赏玩核桃。赏玩核桃又叫文玩核桃，也称手疗核桃、健身核桃，古时称“揉手核桃”。它约起源于隋代，流行于唐宋，盛行于明清。明嘉宗就特别喜爱文玩核桃，几乎是核桃不离手，故有“玩核桃遗忘国事”的戏谑。但颇为讽刺的是，毕生喜爱赏玩核桃，期望延年益寿的明嘉宗，却享寿不足22岁。清代自诩“稽古右文”的乾隆帝，更是玩核桃的行家里手，他曾作诗赞曰：“掌上旋日月，时光似倒流，周身血气涌，何年是白头。”与明嘉宗不同，乾隆帝年近九旬方才寿终，是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帝王。

到了清末民初，文玩核桃依旧兴盛，北京就有民谣调侃道：“核桃不离手，能活八十九。超过乾隆爷，阎王叫不走。”

时至今日，文玩核桃依旧兴盛不衰，有旺盛的生命力。